

文成帝与昙曜的国际友谊(上)

□ 杨俊芳

云冈石窟是浩大的皇家工程,不仅体现了北魏皇室的国家意志,也有着浓郁的国际范。这样顶流的世界文化遗产,与文成帝与昙曜结成的国际友谊休戚相关。

文本记录历史是汉民族的长项,游牧民族在文案宣传上远远逊色于汉民族。汉民族的官宣资料汗牛充栋,即使有焚书坑儒、文字狱,留下来的官宣文件依然多得读不完。游牧民族晃悠到汉民族的历史中也会被书写,比如北魏、辽、金、元、清史。这里不讨论正史和野史的历史观,就文字宣传来说,哪个民族也比不上汉民族,以汉族为一哥的多民族融合的中华民族因为汉族大哥的文本引领,成为世界上文本记录历史最优秀的典范。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长期融合同化的民族群。汉民族的大哥大地位被不断强化,即使在南宋只有那一小块江南地盘,依然有一种骨子里自我标榜的优越感。汉民族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华民族的正统,这种观念被一直灌输,文字和语言,宗教和哲学都在强化这种汉民族的正统思想。

占领了大半个中国的拓跋魏,在骨子里一方面觊觎汉文化,不断地输送太子王子来中原的魏、晋学习,一方面又想彰显出自己的个性来。所以才会有儒、佛、道在北魏政权里的粉墨登场。

儒教、道教、佛教对于拓跋鲜卑民族来说都是外来文化,通过武力征服了大半个中国的拓跋政权急需在意识形态方面找到一个点,来统领这多民族混杂的子民。

太武灭佛是道教对北魏早期佛教的一次摧毁,却也没有使得道教天长地久。晚年精神失常的太武帝恐怕也拿不准,对儒、佛、道都充满了憧憬与疑惑,这种憧憬和疑惑在他死后依然存在。拓跋晃没整明白就挂了。让文成帝来管理这鱼龙混杂的大片江山,维稳成了主要任务。俗话说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何况在别人的土地上管理一群不同民族、也没有共同信仰的子民,何其难也!广纳贤才、博采众长成为上上策。

于是黄河、长江流域没落的汉族、贵族知识分子,云游四海或挑地

方隐居的道家神仙方士,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向东的印度佛教传教士都献计献策,力图主宰北魏的意识形态。大哥大地位不容侵犯的汉族知识分子从崩盘的中原来,但好像没有多少发言权。

道家似乎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实体,以“天”的名义来争取话语权,怎一个“玄”字了得,南朝玄学兴起与朝代更迭并存,拓跋统治者也觉得不靠谱。思来想去,痛定思痛,还是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对于维稳来说,佛教善莫大焉。于是,文成称帝后,迅速招募高僧大德,来维稳并统一意识形态。

昙曜的成功离不开他的老师及上任师贤的智慧开启,师贤,“颍川国王种人,少入道,东游凉城,凉平赴京,罢佛法时,师贤假为医术还俗,而守道不改,于修复日,即返沙门,其同辈五人。帝乃亲为下发。师贤为道人统。是年,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魏书·释老志》),师贤就是能屈能伸的通透人,乱世求生,登峰造极,何其能也。

“何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曜以复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曜衣,时以为马识善人,帝后奉以师礼。”昙曜比他的上任和老师师贤更甚一筹,把“令如帝身”上升到“皇帝即当今如来”。然后就有了“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雕饰奇伟冠于一世”的壮举。可想昙曜在北魏拓跋游牧民族统治层中的地位了。

我们无法还原文成帝与昙曜的谈话,只能通过魏书里几百个字来臆测这位从颍川远道而来、游法西凉、避居中山的高僧,把文成帝说得心悦诚服,举全国人力、物力任其裁用。这是林居文明和游牧文明两个民族文化的结晶,也是久经乱世所有民众渴望和平安宁的时代心声,因此才会有昙曜的崛起与五窟的诞生。

昙曜五窟是北魏拓跋氏神格化的帝王图谱,也是昙曜与文成帝国际友谊的美好结晶。伫立在武周山下的露天大佛下,昙曜依稀,拓跋帝王依稀……

桑干河古渡口之常家堡①

□ 李子明



那年早春二月,桃红柳绿,万物复苏。我们一行人实地踏勘了云州区常家堡村东大榆树、古渡口遗址。

常家堡古渡口位于村南偏西不足200米的一个低洼处。这里原有一个自然村,叫府庄。因村子太小,距离常家堡太近,新中国成立后即并入了常家堡。渡口现场有一块碾盘和一棵两年前倒下而枯死了的大柳树,柳树直径目测近一米,周围一人高的枯芦苇,仍掩盖不住枯树的主干和枝桠。它是古渡口的唯一见证者,枯死了,仍然坚强地没有腐烂,仿佛等待着向世人述说渡口的盛衰,讲述那难忘的历史。

常家堡南临桑干河,古称漯水、潦洹水,亦作桑乾河。相传每年桑葚熟了的时候河水干涸,故得名。200万年前就有人类在河的两岸活动,著名的泥河湾和许家窑文化遗址就紧靠河岸两侧。其中许家窑遗址发现了大量古人类化石、动物化石和石器,是迄今为止我国发掘规模最大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址。

大约在近3万年前,桑干湖逐渐缩小,许家窑人便西迁至朔州的峙峪一带,开始了新的生活。此时,人类社会已进入旧石器晚期。湖水逐渐枯竭,最后只剩下东西向的河流。

迄今发现的青磁窑小站、阳原虎头梁、小长梁、马圈沟等星罗棋布的遗址中,就包括云州区吉家庄发现的新石器遗址。而常家堡村东100米处有一大块土地,也让有关部门树立了禁止动土标志,也说是文物存在。充分说明了当时桑干湖周边人类活动迹象多么集中、明显。

桑干河的水势由盛转衰时间是漫长的。唐朝著名诗人贾岛在《桑干渡》中写道:“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

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一个“渡”字证明了早在1200年前,桑干河之水是十分浩大的。

收纳洪水,灌溉良田,保护人民财产是桑干河的另一个特点。我的家乡就位于洪涛山主峰脚下,村南、北、中间各三条大沟。七八九三个月,每逢大雨或暴雨,山峰前的雨水推动巨石倾泻而下,形成洪水,势不可挡,老家人叫发山水。常常想起孩提时,和小伙伴们站在岸上看发山水的情景。尤其是村里那条宽约10米、深近5米沟里的洪水像巨龙一般,从天而降,雷鸣闪电,夹狂风暴雨,其声似山崩地裂,其势若摧枯拉朽,丝毫不亚于钱塘江——犹如千万匹白色战马齐头并进,浩浩荡荡飞奔而来的场景,这些洪水全部注入了桑干河。桑干河全流域两万多平方公里面积内成千上万条沟壑的巨量洪水,大部分被人们以各种方式引入农田,剩下的则通过桑干河注入海河,流进大海。

明英宗正统年间,长州(今苏州)人祝灏,做山西左参政时,来雁门巡视,在《渡桑干》诗里写道:“金龙池畔水,演作桑干河。东驰入沧海,祠荡成洪波。谁知稽天流,发源始盈科。览物感人事,临流当若何?”诗中通过桑干河的发源、形成以及东流入海的全过程,告诉了人们凡事予则立的道理。

据古定桥村年过76岁、当年曾做过背河工的程海老人讲,小时候每到五六月间,桑干河的水最少,但一般最低至人们的膝盖左右。后来到1977年间,桑干河纯粹变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季節河,每年有近两个月断流。直到2000年始,万家寨引黄工程为桑干河注入黄河水,桑干河才摘了季节河的帽子,又变成了常流水,从而焕发了勃勃生机。

随手拍大同



十里河小景 健康 摄